

宋太祖的从龙功臣李处耘(920 - 966)

何冠环*

(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中国 香港)

[摘要] 从曾巩、王称到《宋史》的编者,都一致称许李处耘的才干。在宋太祖的从龙功臣中,除赵普外,就以李处耘的表现及功劳最为突出。但不幸被赵普排挤,加之英年早逝,以致大志不酬。不过,他奠下之基础,加上李家后来成为外戚的机遇,就使上党李氏成为宋初最显赫的外戚将家。

[关键词] 宋太祖;李处耘;赵普;功业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072(2003)02 - 0099 - 017

一、导言

本文乃笔者研究北宋外戚世家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市)李氏的第一部份,重点在考论宋太祖(927 - 976,在位960 - 976)从龙大功臣、潞州上党李氏的起家者李处耘的生平。

按宋太祖的从龙功臣可分两类,第一是太祖在禁军中亲善之高级将领,或追随太祖之心腹将校,包括慕容延钊(913 - 963)、韩令坤(923 - 968)、石守信(928 - 984)、王审琦(925 - 974)、高怀德(926 - 982)、张令铎(911 - 970)、张光翰(? - 960后)、赵彦徽(? - 963后)、罗彦环(923 - 969)、王彦升(917 - 974)、马仁瑀(933 - 982)、李汉超(? - 977)、韩重赉(? - 974)、马全义(925 - 962)、刘廷让(929 - 987)等。第二是太祖领节度使时之幕府僚佐,包括赵普(922 - 992)、本文主角李处耘、吕余庆(927 - 976)、刘熙古(903 - 976)、沈义伦(909 - 987)、王仁贍(917 - 982)、张彦柔(? - 960后)与楚昭辅(914 - 982)等人。他们在宋立国后均获赐以高官厚爵以酬其功。慕容延钊等诸将后来逐步被解除禁军兵权后,多获授节度使之高职,部份且成为外戚,作为投闲置散之补偿。赵普以下诸人的待遇则截然不同,他们被太祖委以重任,执掌军政大权,其中赵普与沈义伦先后拜相,吕余庆与刘熙古双双参政,而李处耘、王仁贍及楚昭辅均被擢用为枢密副使。

在太祖这群霸府文武幕僚中,论才具识见,以及最为太祖信任的,首推赵普与李处耘。考太祖策划陈桥兵变,参与谋议并与各方联络的,除了亲弟太宗(939 - 997,在位967 - 997)外,就是赵普和李处耘二人。赵、李二人,一文一武,在太祖即位后都受到重用,不过,二人的际遇很不同:赵普得君之专,在太祖朝独相十年,直到开宝六年(972)才失宠被罢;到太宗继位后,因向太宗输诚而得以两度复相。他在太祖、太宗两朝建树良多,对宋初政治影响殊深。李处耘勇而有谋,自客省使、宣徽使而为枢密副使,替太祖执掌兵符,任

* [收稿日期] 2002 - 12 - 00

[作者简介] 何冠环(1950 -),男,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高级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内外要职，他先从平李筠（？-960）及李重进（？-960），并奉命抚守扬州（今江苏扬州市）；然后在乾德元年（963）以监军身份平定荆州与湖南。但因与主将慕容延钊争权，并受赵普排挤中伤，太祖为了安抚慕容延钊，就将之贬为淄州刺史（今山东淄博市）。他在乾德四年（966）即在淄州郁郁而终，而无法一展所长。

李处耘虽因英年早逝而不能像赵普那样建立更大的功业，但李家却赖他之余荫而兴起：太祖为了补偿对李处耘作出不公平之处置，除不次提拔他的长子李继隆（950-1005）外，又在开宝八年（975）为太宗娉其次女为继室。到太宗继位，李妃册为皇后（即明德李皇后），李家即成为帝戚。李处耘两个儿子李继隆与李继和（963-1008）在太宗及真宗（968-1022，在位997-1022）两朝均能克绍箕裘，多立功勋，成为北宋外戚武将中的表表者。李处耘孙李昭亮（？-1063）在仁宗（1010-1063，在位1022-1063）朝虽以庸才，仍凭父荫继统禁旅，出掌大藩，官至使相。而李处耘的外曾孙女郭氏也在仁宗即位后被册为皇后，即仁宗郭皇后，可称一门两后。在北宋前期的外戚中，以潞州李氏的权势与功业最大，而潞州李氏也是宋代以外戚掌军的最成功范例。

二、家世与早年经历

李处耘的先世，据杨亿（974-1020）为其子李继隆所撰的《李继隆墓志铭》所载，可追溯至他的祖父李直。李直生卒年不详，亦未出仕。上党李氏起家的是李处耘的祖父李肇（？-928）。李肇仕后唐为都壕寨使、检校司徒。后唐明宗（926-933在位）天成三年（928）四月，义武军（即定州，今河北定州市）节度使王都（？-929）叛唐，明宗命归德军（即宋州，今河南商丘市）节度使王晏球（873-932）率大军前往定州讨伐，他的副将包括横海军（即沧州，今河北沧州市）节度使安审通（？-928后）和郑州（今河南郑州市）防御使张虔钊（？-946）。李肇大概隶王晏球麾下。王都见后唐军前来，就以重贿求救于契丹奚部首领秃馁（？-929）。是年五月，秃馁率万骑来援，突入定州。王晏球见契丹军来势凶猛，免撻其锋，就先退保定州西之曲阳县（今河北曲阳县），后找到机会袭破王都与秃馁联军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县东）。王都率军退守定州，王晏球率军赶至定州城下，但久攻不下。眼见契丹大军来援，王晏球即率大军往定州东北六十里之望都县（今河北望都县）迎敌，而派部将宣徽使张延朗（？-936）退保定州西南五十里之新乐县（今河北新乐县）。张延朗并未坚守新乐，他自己率军往镇州（今河北正定县）而去，而只留下部将赵州（今河北赵县）刺中朱建丰（？-928）将兵屯新乐城（今河北新乐县东北）。契丹军自他道入定州，与王都里外夹击，夜袭新乐，大破后唐军并杀朱建丰。当后唐军兵败，诸将奔溃时，李肇却率本部奋勇作战，结果力战而亡。

李肇共有三子，李处耘居次。李处耘字正元，生于后梁末帝（913-923在位）贞明六

参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纪五》，页9017-9019；《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处耘传》，页8960；杨亿：《武夷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宋故推诚翊戴同德功臣山南东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桥道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襄州诸军事行襄州刺史判许州军州事、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一万四百户食实封三千二百户赠中书令谥曰忠武李公墓志铭》，页13下至29下（以下简称《李继隆墓志铭》。考李肇仕后唐的官位，《宋史》仅称“军校”。杨亿《李继隆墓志铭》所记的“都壕寨使”，大概只是他从征王都的军中职务，至于“检校司徒”，是五代时军校普遍的加官，不是什么要职。李肇后来因孙儿李继隆之故，获封赠为尚书令。考杨亿误将李肇从征王都的年月系于后唐庄宗（923-925在位）同光中（二年/三年，924或925）。笔者认为《李继隆墓志铭》所记李肇“讨王都于中山，会北戎赴援，王师失律，诸师奔溃，不任其耻，独率麾下，力战而歿”的事，当在张延朗错误地分兵赴镇州，而留朱建丰守新乐，致为契丹所乘而兵败的同时。

年(920),他的生母为赵氏。李处耘像亡父一样骁勇,尤其善射。在后晋出帝(942-946在位)开运三年(946),他随长兄李处畴(?-960后)至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是年十二月,彰德军(即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节度使张彦泽(?-947)叛晋降辽,且引军入开封,自封丘门斩关而入。他纵士卒剽略,教都城为之一空。当乱兵寇略李处耘所居之闾里时,李挺身而出,独当里门,先后射杀十数人,乱兵无敢当者,至夜暮而退。第二天拂晓,乱兵再来,李处耘再杀数人。就在李处耘与乱兵酣斗时,他的亲人提兵来援,于是得以解围,而李氏的闾里就得免乱兵之祸。

三、奔走四方

辽军退出开封北还后,晋河东(今山西太原市)节度使刘知远入开封称帝,是为后汉高祖(947-948在位)。于天福十二年(947)四月,振武军(即朔州,今山西朔州市)节度使、府州(今陕西府谷县)团练使折从阮(892-955)入朝,汉高祖置永安军于府州,以折从阮为节度使。不知谁人所荐,李处耘受折从阮之征召,离开封往府州,任职于折的麾下。后汉隐帝(948-950在位)乾祐三年(950)三月,折从阮举族入朝。同年四月,折从阮徙镇为武胜军节度使(即邓州,今河南邓州市),李处耘从行。就在这一年,李妻吴氏诞下长子李继隆。考李处耘已先有一女,惟生年及出生地不详。李处耘为免后顾,就将李继隆姐弟托付给在开封的长兄李处畴及侄儿李继凝(928-988)代为抚养。

从乾祐三年到后周太祖(951-954在位)广顺三年(953)这四年中,李处耘跟着折从阮奔走四方,先后奉职于邓州、滑州(今河南滑县)、陕州(保养军节度使,今河南陕县)、

参《李继隆墓志铭》,页15下至16上;曾巩(1019-1083):《隆平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九《李处耘传》,页2下;王称(?-1200后):《东都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二十《李处耘传》,页1下至2上;《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处耘传》,页8960-8962。考李处耘卒于乾德四年(966),群书均记他得年四十七,以此上推,他当生于后梁贞明六年。又李之生母赵氏后来因孙儿李继隆之故,累封莱国太夫人。

张彦泽叛晋降辽,引兵攻入开封,并纵兵抢略,教京师一空的始末,可参《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五《后晋纪六》,页9315-9323。考李处耘官至作坊使,但仕历之具体情况不详。按李肇死于王事,李继隆大概得到恩恤而得隶禁军或得以授小使臣出身。又《宋史·李处耘传》记李处耘与乱兵在里外激战时,“有所亲握兵,闻难来赴,遂得释”。笔者认为“有所亲握兵”的当指在禁军中任职的李处畴。关于李处耘击杀的乱兵数目,《东都事略》作“数十人”,疑有夸大,现从《宋史》“数十人”的说法。李处耘击退乱兵的事,有一点不可解的,是《东都事略》和《宋史》都称“晋末,处耘尚幼”。《宋史》更说李击退乱兵时“年犹未冠”,然考李处耘生于贞明六年(920),到开运三年(946)时,年已二十七,怎样都说不上是“尚幼”及“年犹未冠”。参《李继隆墓志铭》,页16上;《东都事略》,卷二十,页1下;《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页8960-8963。

考折从阮初名折从远,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名,而改从阮。参《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页9352。

李处耘的长女姓名及生卒年不详,后嫁洛苑副使郭守王。郭守王是五代名藩郭崇(908-965)子,生卒年亦不详。郭崇卒于乾德三年(965),他与李处耘结为姻家,当在李处耘罢枢前。郭守王与李氏所生之子郭允恭(?-1009后),即李处耘的外孙,官至崇仪副使,曾在景德二年(1005)及大中祥符二年(1009)两度出使辽国。郭允恭女(李处耘的外曾孙女),即仁宗的郭皇后。李处耘之长女因其孙女在天圣二年(1024)册为皇后,先后在天圣三年(1025)正月及九年(1031)五月,获赠岐国及楚国夫人。参《宋史》,卷二百五十五《郭崇、郭守王传》,页8901-8903;徐松(1781-1848)(辑):《宋会要辑稿》,国立北平图书馆1926年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后妃一之三、仪制一之三、职官五一之四七;《李继隆墓志铭》,页26上;《长编》,卷六十一,页1370;卷七十二,页1645;卷一百三,页2375。

按李继隆卒于景德二年(1005),年五十六,以此上推,即生于乾祐三年(950)。李继隆生于府州,抑开封,还是邓州,史所不详。笔者以为生于开封居多,李处耘是在年四月随折从阮赴邓州,其妻吴氏当没有随行,留在京师照料李继隆姐弟。李继凝是李处耘长子,长于其堂弟李继隆二十二岁,史称李继凝“无文采,性颇廉谨,所至皆以勤干”。他在后汉乾祐初年,得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岸)节度使郭勋奏为丰州(今陕西府谷县西北)永丰县令,从文官之途仕进。到后周显德中(约956)他返京任国子律学博士,他当是李继隆童年时读书学习的导师之一。考《李继隆墓志铭》称“先王(按指李处耘)昆仲三人,友佛尤笃;而先王以翘车应聘,策杖从军,伸于知己(按指折从阮),不遑家食。公(李继隆)始在孩提,即养于伯父作坊”,即指这事。参《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纪四》,页9421;《李继隆墓志铭》,页15下至16上,24下,26上下。关于李继隆的生平,据《太宗皇帝实录》所载,李继隆卒于太宗端拱元年(988)八月,年五十一,则其当生于后晋天福三年(938)。但此处记李继隆仕历时,却说他在后汉乾祐初(948)已出任为丰州永丰县令。倘李继隆生于938年,他不可能在十岁(948)之龄便出任,笔者怀疑他得年六十一,而不是五十一,故以此推之,他当生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参钱若水(960-1003):《太宗皇帝实录》,四部丛刊三编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卷四十五,页9上下《以下简称《实录》》

邠州（今陕西彬县）四州。折从阮镇邠州时，他的外甥不知何故，竟到京师诬告李处耘所为不法。后周太祖信之，将李处耘贬为邠州宜禄县（今陕西长武县）镇将。幸而折从阮对他深信不疑，上表为他申雪，得以复隶于折的麾下。折从阮对李处耘十分看重，当他在后周世宗（954 - 959 在位）显德二年（955）病卒时，仍遗表举荐李处耘才可任用。

显德三年（956）正月，后周世宗亲征淮南，然久攻寿春（即寿州、今安徽寿县）不下，同年四月退兵。两个月后（即六月），奉命屯守寿州城南的步军都指挥使、彰信军（即曹州，今山东曹县）节度使李继勋（916 - 977）因作战大意，疏于防备，竟被南唐守军偷袭得手，以致攻城器具多被焚毁，并死伤士卒数百。世宗大怒，召其归阙，罢其军职，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即孟州，今河南孟州市）。世宗这里想起折从阮的遗表，于是擢用李处耘到孟州辅助李继勋。起初李继勋瞧不起李处耘，不以礼相待。有一次孟州将吏宴射，李处耘即席大演神箭身手，连发四箭皆中的，于是李继勋改容相待，令升堂拜其母，认为子侄，稍后并将孟州之郡政委之掌理，并令他掌管孟州之黄河津口。李处耘向李继勋指出孟州津口可能有奸细出没，需得严密查察。李继勋接受其意见，果然在数月后，捕获契丹间谍，并搜出暗携有与后蜀与南唐的蜡丸密书。李继勋即命李处耘押送契丹间谍至京师。因这机会，李处耘得到与家人爱子短暂相聚。

显德四年（957）七月，周世宗在攻克寿春三个月后，再追究一年前寿春城南之败，将李继勋责为右武卫大将军，并罢其河阳节度使职。世宗同时将李继勋麾下的掌书记陈南金贬黜，但对李处耘却另眼相看，将他调归其爱将殿前都指挥使宋太祖帐下，任其所领之义成军（即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下之都押衙，执掌仪仗兼统领太祖直属的牙兵。李处耘从此成为宋太祖的亲信，而他也得以在京师与妻儿团聚，并有机会亲自教导年少老成的爱子李继隆。

四、从龙功臣

周世宗在显德六年（959）六月英年早逝，半年后宋太祖即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帝位。李处耘与太宗和赵普（922 - 992）三人乃是策动兵变的核心人物。据群书所记，当太祖大军驻陈桥驿时，李处耘探知诸将之意向，即告知太宗，然后一齐找赵普商议，接着联络禁军中之有名之骁将王彦升、马仁瑀、李汉超等一齐行事，“逼”太祖接受拥立。太祖即位后，李处耘成为从龙大功臣，《李继隆墓志铭》即称李处耘是“国初佐命，功居第一”。《宋史》本

考折从阮在广顺元年（951）正月加同平章事，四月移镇滑州，八月移陕州。二年（952）十一月徙静难节度使（即邠州）。广顺三年（953）正月奉命降服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县）之野鸡二十一族。显德元年（954）正月，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封为郑国公，七月加兼侍中。显德二年卒。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纪二》，页 9486、9488、9490；《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页 8960。关于折从阮仕历，可参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原载《陕西师大学报》1998 年 2 期），现收入李裕民：《宋史新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页 169 - 170。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页 9534；卷二百九十三《后周纪四》，页 9552 - 9555；《宋史》，卷二百五十四《李继勋传》，页 8892。考《宋史》称李继勋部伤亡数万，当系误书。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页 8960。考李处耘奉命押契丹间谍至京师，当已在显德四年（957），当时李继隆年仅八岁。

按周世宗在显德四年二月再亲征寿春，三月克之，四月返京。另宋太祖早在显德三年十一月即自殿前都虞候擢殿前都指挥使领定国军（即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节度使，四年五月改领义成节度使。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后周纪四》，页 9560、9564 - 70；《宋史》，卷一《太祖纪一》，页 3；二百五十四，页 8892；卷二百五十七，页 8961。

据杨亿《李继隆墓志铭》所述，李继隆“殆总角成人，出就外傅，乃归膝下，以奉所生，盖闺门之中，见无常父者矣。”当是指李继隆在这年方才回到父亲的怀抱。杨亿称李继隆“涉猎经史，博通大义，驰骋骑射冠绝一时，”虽是溢美之辞，但相信是其父李处耘从小对他严加教导之成果。参《李继隆墓志铭》，页 16 上。

传称他“临机决事，谋无不中”，即指他在陈桥兵变之功劳。他被太祖擢为客省使兼枢密承旨、右卫将军。

对于拥立他的幕府臣僚，除李处耘外，太祖均厚赏高升以酬功。其中刘熙古自归德军节度判官擢为左谏议大夫，赵普自归德军节度掌书记擢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吕余庆自宋、亳州（今安徽亳州市）观察判官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知开封府，沈义伦自摄观察推官为户部郎中，张彦柔自归德节度副使领池州（今安徽贵池县）刺史。众人之中，就只有赵普与李处耘均得参赞军机。赵、李二人的顶头上司是留任枢密使的吴延祚（911 - 964），但他们是太祖的心腹，一开始就可以“通天”。

对于拥戴他的禁军统帅，太祖就更加授以高位以酬功，其中太祖“以兄事之”的禁军宿将慕容延钊自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即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升为殿前都点检、昭化军（即金州，今陕西安康市）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另一宿将韩令坤则自镇安军（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县）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升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军（即郓州，今山东鄆城县）节度使、同平章事。太祖麾下的爱将石守信自义成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升为归德军（即宋州，今河南商丘市）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自宁江军（即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为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自武信军（即遂州，今四川遂宁市）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为镇安军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王审琦自殿前都虞候、睦州（今浙江建德市）防御使建节为泰宁军（即兖州，今山东兖州市）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今四川乐山市）防御使建节为宁江军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自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今湖南岳阳市）防御使为武信军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至于次一级的禁军列校，计王彦升自散员都指挥使擢铁骑左厢都指挥使、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团练使；马全义自铁骑左厢第二军都指挥使、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刺史升授控鹤左厢都指挥使、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团练使；罗彦环自散指挥都虞候擢为探鹤左厢都指挥使领眉州（今四川眉山县）防御使；韩重赟自控鹤军都指挥使领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刺史擢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防御使；刘廷让自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团练使迁江州（今江西九江市）防御使领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李汉超自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迁散指挥都指挥使领绵州（今四川绵阳市东）刺史，再改控鹤左厢都指挥使领恩州（今广东阳江市）团练使；马仁瑀自内殿直都虞候迁散员都指挥使领贵州（今广西贵港市）刺史，称后迁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扶州（今四川九寨沟县）团练使。^{[11]（卷一·P1 - 4, P6 - 7, P11）}

对于翊戴他的从龙功臣，太祖赏以高官要职；对于臣服他的原后周臣僚，太祖也以留任换官手段加以安抚；但对不服气，心存异志的人，他就毫不客气地加以打击。太祖首先要铲除的，是据潞州与泽州（今山西晋城市）的昭义军（即潞州）节度使李筠和据扬州（今江苏扬州市）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参见李焘（1115 - 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1995年），卷一，页1 - 3（以下简称《长编》）；《宋史》，卷一，页3 - 4；卷二百五十七，页8961；《李继隆墓志铭》，页15下。
按吴延祚在后周世宗时已拜枢密使，太祖即位后，加同中书门下二品，直到建隆三年（962）才罢枢。至于太祖另外几名幕府僚属的出处，考王仁瞻在太祖即位后授武德使，稍后出知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改左飞龙使。楚昭辅在宋立国后即授军器库使，留在京师。又沈义伦在建隆二年十一月再迁给事中。参《长编》，卷一，页7 - 9，14；卷三，页60；《宋史》，卷二百五十七《吴延祚传》，页8948；《王仁瞻传》，页8956；《楚昭辅传》，页8959。

五、从平李筠与李重进

早在太祖即位时，李筠已不从命，公然在太祖使者到来谕旨面前，摆放周太祖的画像在厅壁中，并当众涕泣。后来他更与北汉暗中往来，以作外援。太祖得报，授其子李守节（939 - 971）皇城使，试探他的反应。李筠即派李守节入朝，伺察宋廷动静。太祖明确地告诉李守节，他不会容忍李筠不臣之行径。守节回报，李筠就在建隆元年四月十四日起兵叛宋，并执拿不顺从他的昭义军监军亳州（今安徽亳州市）防御使周光逊及闲廐使李廷玉送予北汉，向北汉主刘钧（926 - 958）纳款求援。又派兵攻袭泽州，杀刺史张福，据有其城。李筠的部属阎邱仲卿劝他火速西下太行山，直达怀州（今河南沁阳市）和孟州，并攻取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市西北汜水县西）以阻宋军，然后夺取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为根据地，与宋室争天下。幸而李筠无大志，没有听从此远略。^{[1](卷一, P12 - 13)}

是月二十四日，太祖接到李筠叛变的奏报，枢密使吴延祚认为潞州城险，未可以很快攻破。不过他以李筠素来骄傲无谋，主张马上派兵进攻。他判断李筠会恃勇离开他潞州的巢穴迎战，这样就会有办法打败他。太祖接纳吴的意见，马上派两员大将石守信和高怀德统兵出征，以户部侍郎高防（905 - 963）和兵部侍郎边光范（901 - 973）为前军转运使。到五月初二再命宣徽南院使咎居润（908 - 966）赴澶州巡检，又令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与彰德军留后王全斌（908 - 976）率兵由东路与石守信和高怀德会合。为了阻挡北汉援兵，太祖又在同月初三命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团练使郭进（922 - 979）为本州防御使兼西山（即太行山）巡检，防备北汉。同月初五，石守信奏称败李筠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市），斩首三千。是月初六日太祖下令诸道进讨，在十九日更下诏亲征。^{[1](卷一, P12 - 14)}

太祖亲征李筠，以枢密使吴延祚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吕余庆为副留守，太宗为大内都点检，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为东京旧城內都巡检，留守京师。他又派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率兵屯河阳，以判四方馆事李崇矩（924 - 988）为监军，统龙捷、骁武左右厢禁军数千人佐之。太祖御驾亲征，他的勇将心腹近臣几乎全数出动。禁军大将从征的有王审琦、韩重赟、罗彦环、马全义、刘廷让、崔彦进（922 - 988）、马仁瑀等人，而心腹近臣从征的除了李处耘外，还有赵普。由于李筠与北汉貌合神离，不真心合作，又争取不到不属太祖一系的其他藩镇的支持，加上战术错误，先在泽州外围被宋军击败，然后只知死守泽州，又没有果断地突围返回潞州。虽然泽州守军悍勇，令宋军颇有伤亡；但在太祖骁将马全义率死士奋勇先登，而太祖亲率卫兵后援下，泽州是在年六月十三日被攻破，李筠兵败自杀身死。同月十九日其子守节献潞州投降。乱事平定后，太祖委刚来泽州朝见的心腹、李处耘的故主李继勋为昭义军节度使，镇守泽潞。而对慕容延钊、韩令坤以下之有功将校一一升赏，更超擢两名从征的心腹赵普和李处耘，赵擢为枢密副使、兵部侍郎，李擢为宣徽北院使、羽林大将军。考平李筠一役，群书均记赵普曾向太祖献谋。至于李处耘的最大功劳，是他成功地瓦解了扬州的李重进与李筠之同盟，而不教太祖腹背受敌。据《长编》所记，当李筠起兵时，李重进曾

关于二李叛宋始末之最近期论述，可参阅柳立言：《从御驾亲征看宋太祖的创业与转型》，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151 - 156。按柳文并论及开宝二年（969）太祖亲征北汉之役。该文着重剖析太祖亲征的理由、作用及意义。对于参预该三场战役的太祖将校僚的角色及战功，则未有论及。

遣其亲吏翟守珣问道往潞州与李筠勾结。但翟守珣是李处耘放在李重进身边的探子，他即透过李处耘，暗中向太祖输诚，并在回程时暗中到开封揭发李重进欲勾结李筠起兵事，相信是李处耘的主意，太祖厚赐翟守珣，并许以厚爵，命他回去劝说李重进不要马上动兵，好让太祖逐一击破二人。翟守珣返扬州，果然劝服李重进“养威持重，未可轻发”。结果太祖得以无顾之忧，全力击溃李筠。李处耘和赵普一样，是太祖决谋定策的最主要智囊。虽然二人不曾披挂上阵，但统筹全局之功，不在诸将之下，故应厚赏。当然，李处耘本身能征惯战，而且原籍上党，在从征诸将中，除了他的同乡李崇矩外，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潞泽的路径与形势。他随太祖出征，这是他比赵普优胜的地方。

太祖除掉李筠这心腹大患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他的宿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是年九月十一日，太祖看穿李重进既无可恃的劲兵猛将，又欠有力的外援，即徙他为平庐军（即青州，今山东青州市）节度使，令他入朝，试探他的反应。当太祖的使者六宅使陈思晦（？-960）持铁券至扬州征他入朝时，李重进认定入朝必无侥幸，就拘禁使者，准备起兵。但他的部属扬州都监安友规首先出走，李一怒之下，一口气杀掉他怀疑不附从他的将校数十人。另一方面，南唐亦不肯援助他而开罪宋廷。在天时地利人和皆欠的情形下，李重进仍无奈地

《长编》，卷一，页14-20，22，24-26；卷四，页89；卷五，页133，139；《宋史》，卷一，页六；卷二百五十一《石守信传》，页8809；《王审琦传》，页8816；《高怀德传》，页8822；《韩重赈传》，页8823；《张令铎传》，页8826；《罗彦环传》，页8828；卷二百五十一《韩令坤传》，页8833；《慕容延钊传》，页8834；卷二百五十二《王晏传》，页8849；《杨承信传》，页8858；卷二百五十四《李继勋传》，页8893；卷二百五十五《杨延璋传》，页8904；《王全斌传》，页8919；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页8932；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传》，页8952-8953；卷二百五十九《刘廷让传》，页9002；《袁继忠传》，页9004；《崔彦进传》，页9006；卷二百六十《刘延翰传》，页9025；《崔翰传》，页9026；卷二百七十《高防传》，页9261；卷二百七十一《杜汉徽传》，页9285；《蔡审廷传》，页9287；《张勋传》，页9289；《解晖传》，页9293；《郭廷谓传》，页9297；《辅超传》，页9301；卷二百七十二《张晖传》，页9318；卷二百七十三《董遵诲传》，页9343；《马仁瑀传》，页9345；卷二百七十四《刘审琼传》，页9365；卷二百七十八《马全义传》，页9450；卷二百八十《田绍斌传》，页9495；《徐兴言》，页9503；《王杲传》，页9504；卷二百八十九《范廷召传》，页9698；卷四百八十四《周三臣李筠传》，页13973-13975；《东都事略》，卷二十二《李筠传》，页2上下。按李筠之役，慕容延钊后来改任行营都部署、知潞州行府事。事平后他与韩令坤以功均加兼侍中。在慕容延钊麾下之副将有与太祖有旧的重遵海（926-981），师还，董迁马军都军头，留守泽州。石守信麾下之大将有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崔彦进，他任先锋部署，以功迁常州（今江苏常州市）防御使。而崔手下有著名的勇将田绍斌（933-1009）。石守信与高怀德除破李筠军于长平外，取大会砦，又破其众三万于泽州，杀北汉监军使卢贇，获其大将河阳节度使范守御，并击杀北汉援军数千。石守信后以加同平章事，高怀德以功迁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王审琦从太祖出征，任御营前洞屋都部署，攻泽州时，为飞石所伤，师还，王审琦改义成军节度使。（按《宋史·王审琦传》以王审琦后获授“武”成军节度使，疑当作“义”成军，盖义成军改武成军在太宗即位后，太祖之世，应为义成军）。从征有功的韩重赈代张光翰任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罗彦环代赵彦徽为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使，王全斌以功拜安国军（即邢州，今河北邢台市）节度使。李崇矩初率本部攻破大会砦，斩首五百级。然后张望任泽、潞南面行营前军都监，与石守信、高怀德及罗彦环同破李筠军于碾子谷。及平泽、潞，太祖命他先入城，收管图籍和视察府库。师还，获擢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并替代出镇的张美（918-985）为平章事。另刘廷让以功迁李筠，任行营先锋使。他在第二年，以功迁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至于攻克泽州功劳最大的马全义，就以功授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领睦州防御使。另太祖麾下的多员勇将如马仁瑀、张晖（？-964）、蔡审廷（907-995）、张勋（900-967）、解晖（912-991）、郭廷谓（919-972）、辅超（928-1004）、杜汉徽（？-962）、袁继忠（938-992）、曹翰（924-992）、刘延翰（923-992）、崔翰（930-992）、刘审琼（？-997）、徐兴（938-1005）、王杲（939-1002）、范廷召（927-1001）均有从征。张晖任行营壕寨使，先登陷阵，事平以功授华州（今陕西华县）团练使。值得一提的是，建隆二年（961）太祖想攻北汉，就召张晖入朝问计于他。他指出泽、潞经李筠之叛，疮痍未复，倘太祖兴兵，只怕人力重困。他主张戡兵育民，俟富庶而后再谋。太祖接纳他的建议，厚赏遣还本州。蔡审廷以殿前散都头指挥使从征，攻泽州之役，他先登为飞石伤足。太祖赐以良药、美酒慰问。他似乎伤得不轻，太祖返京后，还幸其官署慰问，并厚赏一番。后改官为内殿直都虞候，再改件饭都指挥使以酬其功。张勋外号“张巨斩”，是有名的勇将兼好士官之悍夫，他任石守信前军指挥，拔大会砦，石守信军败李筠军于太行山及泽州，张勋都参预有功。李筠平，太祖命他权知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解晖在泽州之战，目中流矢，事平，太祖擢他为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田绍斌本是北汉降将，他地人虽不高，他战功卓著，他以攻克大会砦迁龙捷指挥使。又率部败李筠军于泽州砦碛村。太祖攻泽州，他濠州围中，流矢中其目而不退。前军都部署韩令坤以其事闻，太祖因召见于潞州，他又杀败北汉军甚众，夺得许多铠甲。至于马仁瑀、郭廷谓、辅超、袁继忠、刘延翰、杜汉徽、刘审琼及徐兴在此役的角色、职务及战功不详，马仁瑀后以功领常州防御使改龙捷左厢都指挥使；而辅超则以功迁内都直知，曹翰以功迁济州（今山东巨野县南）刺史，刘审琼供奉官，徐兴以功迁控鹤军使。至于杜汉徽、王杲及范廷召之功未载，也未记迁官。另怀州刺史马全琮（925-963），在此役中功不可没，他早便料到李筠会反，故他在怀州储好军粮。太祖嘉之，命他升任怀州团练使，并在乱平后授昭义兵马钜籍，辅助李继勋。按太祖平李筠，支持太祖的藩镇包括五代名落王晏（890-966）、杨承信（921-964）、向拱（912-986）与杨廷璋（912-971）。杨承信且被任为泽州西面都部署，向拱则向太祖献计，主张宋军应急渡黄河，越太行山，乘李筠兵未集结而急攻之。而杨廷璋先缉获李筠派往北汉之使者，然后又上攻取泽潞之策，并从太祖之令，出兵牵制李筠之部队。事平后，杨承信以功自陝正军（即寿州，今安徽寿县）节度使移镇河中府（今山西运城城），王晏则以扈从之功改安远军（即安州，今湖北安陆市）节度使，杨廷璋则改镇邢州。据载本来太祖安排赵普留守京师，但他力请扈从，太祖最后许他从征。赵普与向拱一样，认为宋军应偕道而行，乘其无备而攻之。他的意见得到太祖的采纳。又担任随军转运使的高防，在师还授尚书左丞。

举兵反。同月二十二日，太祖收到李重进称反的奏报，即任命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出任主帅，而以王审琦为副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另委善于水战的保信军（即庐州，今安徽合肥市）节度使宋延渥（926 - 989）为都排阵使，统率禁军讨伐之。随石守信、李处耘等先行的，还有悍将权知许州张勋及宋延渥之副将舒州（今安徽潜山县）团练使司超（904 - 974）。太祖在进兵的同时，又施展心理攻势。李重进当时有二子在京师任宿卫，太祖故意召见他们，对他们说：“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无良将，谁与共图事者？”太祖不杀二人，还放他们归扬州，要他们告知李重进不要胡来。二人回到扬州，李重进正和诸将议事，二人将太祖所言禀告。李重进“大骇”之余，他的部将的斗志也大受影响。^{[21]（卷二十二《李重进传》，P3）}

弃李重进来归的安友规，在十月四日从扬州抵京师，太祖即命他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刺史，令他监护前军进讨。有安友规作向导，有翟守珣作为内应，石守信的大军击破李重进指日可待。诚如赵普所言，李重进“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平定李重进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显示君威，太祖在同月二十一日下诏亲征。太祖仍命太宗为大内都部署，吴延祚权东京留守，吕余庆为副，楚昭辅为京城巡检。这次二度从太祖亲征的，计有禁军大将韩令坤、高怀德、韩重赉、崔彦进、马全义，以及新任三司使的李崇矩。而勇将袁继忠、刘延翰、杜汉徽、田绍斌、王杲与范廷召也再度从征。至于初次从太祖出征的，计有藩府幕僚、左谏议大夫刘熙古、五代名藩赵赞（923 - 977）、禁军大将控鹤左厢都指挥使李汉超、客省使潘美（925 - 991）、潞州兵马钤辖康延沼（912 - 969）与铁骑左第二军都指挥使张廷翰（917 - 969），还有太祖祖母简穆刘皇的侄儿武牢关（即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市西北汜水县西）使刘审琦（？ - 960）。另外勇将殿前指挥使米信（928 - 994）与西头供奉官田仁朗（930 - 989）也从征。

太祖在十月二十四日从京师出发，大军乘舟东下。二十七日抵宋州，太祖差遣中使慰问有子弟戍守扬州的百姓，既安定人心，又瓦解李重进军的斗志。十一月初二，太祖大军抵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八日抵泗州（今安徽泗县），太祖大军舍舟登陆，令诸将加速进兵。十一日大军进至扬州外的大义驿（按：《宋史》作大仪顿，今江苏仪征市北大仪镇）。石守信即驰奏太祖，称扬州马上便会攻破，请太祖立即到来视察。这大概是李处耘的主意，让太祖得

《长编》，卷一，页23 - 25，28；《宋史》，卷二百五十五《宋僮传》，页8906 - 8907；卷二百七十一《张勋传》，页9289；卷二百七十二《司超传》，页9320；卷四百八十四《周三臣·李重进传》，页13978 - 13979。考李重进的使者曾到南唐求援，但南唐主李璟（916 - 961）却派户部尚书冯延鲁（？ - 962后）对李的使者奚落一番，不肯相助。冯对李的使者说：“男子不得志，固有反者，但时有不可。”又说当太祖“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党，当时不反，今人心已定，方隅无事，乃欲以残破扬州数千弊卒，抗万乘之师，借使韩、白复生，必无成理，虽有兵食，不敢相资。”按奏报李重进反的是当时率舟师巡抚江淮的宋延渥。太祖命他屯兵海陵（即泰州，距扬州一百里，今江苏泰州市），以监视李的动向，不久即任他为行营都排阵使。又张勋在平扬州后，以功迁珙使。

《长编》，卷一，页26 - 27；卷四十一，页861；《宋史》，卷二百五十，页8822 - 8823；卷二百五十一，页8833；卷二百五十四《赵赞传》，页8891；卷二百五十五《康延沼传》，页8927；卷二百五十七，页8953，8959；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页8991；卷二百五十九，页9004，9006；《张廷翰传》，页9008；卷二百六十《米信传》，页9022，9025；卷二百六十三《刘熙古传》，页9100；卷二百七十一，页9285；卷二百七十三《李汉超传》，页9333；卷二百七十五《田仁朗传》，页9379；卷二百七十八《马全义传》，页9450；卷二百八十《田绍斌传》，页9495；卷二百八十《王杲传》，页9504；卷二百八十九《范廷召传》，页9698；卷四百六十三《外戚传上·刘文裕传》，页13545；四百八十四，页13978；从征诸将中，按韩重赉任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在建隆二年，即以功升殿前都指挥使领义成军节度使。潘美任行营都监，副招讨使石守信。后以功加泰州团练使。崔彦进平李重进，以功迁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张廷翰以功迁控鹤左厢都指挥使，领果州团练使。马全义这次没有率军先登，他领控鹤及虎捷两军为后殿。师还，史称“立功居多”，而迁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江州防御使。康延沼在后周时，已任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是禁军宿将。是役他任前军马军都指挥使。米信是太祖的亲兵侍从长，太祖平扬州时，他执弓矢侍从，有游骑逼近太祖车驾，他一箭而毙敌，以功迁内殿直指挥使。杜汉徽从平淮南，史称他“立功居多”。田仁朗是将军子，他这次从征，史称“攻城有功”。田绍斌率部围扬州城南三日，城破，他斩首逾升级，太祖厚赏之，后补马军副都军头、龙卫指挥使。王杲从征李重进时的地位不高，后以功始迁散指挥使。而范廷召则以功转本班都知。但太祖的表叔刘审琦却在此祸中阵亡。

以扬显君威，给人御驾一出即荡平叛逆的感觉。太祖自然乐于为之，当晚他便率众抵扬州城下。石守信立即发动总攻击，不久扬州便被攻破。李重进和李筠一样，尚有一点英雄气概，他选择全家自焚而死，不受投降被掳之辱。不过，他的党羽在城破前却把太祖的使者陈思晦杀掉。太祖入驻城南，将李党数百人尽数杀却，为陈复仇。他的兄长深州（今河北深州市）刺史李重兴（？-960），闻知其弟败死，亦自杀。重进弟弟解州（今山西运城市西南）刺史李重赞（？-960），以及儿子尚食使李延福（？-960）就没有李筠子李守节的运气，他们均被太祖戮于市。至于作为宋军内应的翟守珣，太祖入扬州后，就把他找出来，并授供奉官以赏之。

翌日（十二日），太祖入城，马上颁下安民令。扬州居民每人给米一斛，十岁以下给半。而被李重进胁迫从军的，就各赐衣履让他们自行离去。十三日，太祖再下令赦免李重进家属与部曲之罪，已逃亡的就许他们自首。又下令收殓城内外的骸骨，至于役夫死于城下的，就各赐其家绢三匹，并免役三年以作抚恤。

在同月二十九日，太祖只好留下李处耘，命他以宣徽北院使权知扬州，扼守面向南唐的重镇扬州。太祖另委潘美为巡检，张勋为扬州都监，以辅助李处耘。李处耘没有令太祖失望，他对那经历兵火之余，阖境凋弊的扬州，采与民休息之政策。他勤于抚绥，奏减城中居民屋税，实行轻徭薄赋。他又不时召问属县父老，访知民间疾苦而悉数除去。在他的治理下，民皆悦服，扬州恢复安泰。需要注意的是，李处耘麾下的将校如潘美和张勋，都是好杀凶暴之人，倘若不是李处耘坐镇，恐怕会出事。^{（卷二百五十七《李处耘传》，P8961）}

值得一提的是，李处耘的长子李继隆在是年以父荫补供奉官出身，另李处耘在这年再添一女，这位庶出的李家的二小姐，谁也想不到后来竟成为太宗的明德李皇后。相信果报的人大概会认为这是李处耘治理扬州有德政的福报。

太祖在建隆二年七月，当扬州粗安时，打算召回李处耘，别有任用。太祖命素有干材，称许他日可任枢密使的内客省使王赞（？-961）代知扬州；但王赞在赴任途中，却意外地在闾桥下覆舟溺死。李处耘只好继续留任扬州。^{（卷二，P51）}在这年十月之前，李处耘的藩府同僚王仁瞻已自秦州奉召返京，以右领军卫将军充枢密承旨。建隆三年六月，枢密使吴延祚罢枢出镇秦州。太祖大概在这时从扬州召还李处耘，替他执掌枢密院。史称李处耘离开扬州之日，当地父老百姓遮道涕泣，教李累日不能行。这番记载有溢美之嫌，不过，李处耘治理扬州，当是颇得民心。是年十月，太祖以赵普为枢密使，同时擢升李处耘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又赐李甲宅第一区。李处耘升任枢臣，马上要策划处理的工作，便是平定荆襄湖

《长编》，卷一，页27-28；卷二，页39；《宋史》，卷四百八十四，页13978-13979。按李的党羽中，包括原后周枢密承旨，后出为泗州、泽州刺史的张崇诘。据说李重进赴淮南时，道出泗州，张崇诘向他献蓄兵修城之计。李重进败死后，张崇诘助李谋反之事暴露，在建隆二年正月，太祖即将他擒捕，诛杀于市，并籍没其家。

考《宋史·李继隆传》记他以父荫补供奉官，按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所颁的承天节、南郊奏荫子弟恩例，宣徽使以上，其子方得荫补为西头供奉官。而诸卫大将军及枢密各房承旨，子授三班奉职。想太祖朝恩荫之制和是年所定的相差不远，故笔者认为李继隆补供奉官当在这年十一月李处耘拜宣徽北院使之时。见《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继隆传》，页8963；《长编》，卷八十四，页1912。

明德李皇后是李处耘次女，庶室陈氏所出，是李继隆之异母妹，她比李继隆幼十岁。考她的出生年月以及出生地，史所不载，按理她在开封诞生的机会大于在扬州。考太祖开宝八年（975）十二月十九日，因太宗夫人符氏（942-975，太宗追封为懿德符皇后）死，太祖聘她为晋王妃。她在太平兴国二年（977）七月始入宫，封德妃，到雍熙元年（984）十二月被册为皇后。按：《宋史》以李皇后入宫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当误书。参见《长编》，卷十八，页408；卷二十五，页590；卷四百五十七，页10946；《会要》，后妃一之一；《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后妃上·懿德符皇后传、明德李皇后传》，页8609-861。

按王仁瞻在建隆二年何月召还充枢密承旨不详，他在是年十月即以枢密承旨之职出使南唐。参《宋史》，卷二百五十七《王仁瞻传》，页8956；《长编》，卷二，页54。

六、平定荆湖

建隆三年九月，盘据湖南的武安军（即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节度使周行逢（？ - 962）卒，传位与子周保权（952 - 985）。但周行逢的部下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刺史张文表不服，是年十月，借往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吊问周保权为名，领兵道过潭州，杀知留后廖简，自称权留后事。年方十一的周保权于是遵照亡父之旨意，向太祖归顺，并请太祖出兵讨张文表。同年十一月，荆南（即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市）节度使高保勳（924 - 962）卒，其侄高继冲（943 - 973）代领其众，但人心不附。这给予太祖同时平定荆、湖的良机。^{[1](卷三 ,P72 - 75)}

同年十二月三日，相信在听取赵普与李处耘的建议后，太祖加封周保权为武平军（即朗州）节度使，以安抚他的部众。同月二十日，又派使者宣谕潭州和朗州，命张文表入京，看他的反应。另一方面，又命荆南高继冲发兵助周保权，对抗张文表。当出使荆南回来的酒坊副使卢怀忠（919 - 967）向太祖奏报“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盈，而民困于暴敛”，并指出“观其形势，日不暇给，取之易耳”时，太祖即准备借出兵平张文表的机会，以借道出师的理由，先取“江陵四分五裂之国”。^{[1](卷三 ,P76;卷四 ,P81 - 82)}

翌年（963）（按：太祖是年十一月改元乾德）正月五日，太祖遣卢怀忠、张勋与染坊副使康延泽（？ - 971后）率步骑数千人，任先头部队前往襄州（今湖北襄樊市）。两天后（七日），太祖命有病在身的宿将、山南东道（即襄州）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担任主帅讨荆湖，而委任李处耘以枢密副使充都监。同时遣使十一人，调发安州、复州（今湖北天门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市）、陈州、澶州、孟州、宋州、亳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和光州（今河南潢川县）等州兵会集襄州，进讨不肯入朝的张文表。同月九日，李处耘离京前，太祖授以机宜，命他到襄州会合慕容延钊，先取荆南，再平湖南。第二天（十日），太祖再命太常卿边光范权知襄州，替代出征的慕容延钊，又命户部判官滕白为南面军前水陆转运使。十三日，正式委任张勋为南面行营马军都监，卢怀忠为步军都监。这次随同李处耘出征的将校，还有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解晖、谭延美（921 - 1003）、东上阁门使丁德裕（？ - 976）及禁军悍将田绍斌。另外从征的将校还有淄州刺史尹崇珂（932 - 973）、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刺史聂章（？ - 963后）、郢州刺史赵重进（？ - 963后）与判四方馆事武怀节（？ - 963后）。

太祖采假途灭虢之策，在同月二十三日，诏荆南发水兵三千往潭州助战。高继冲即派亲校李景威（？ - 963）统军前往。二十七日，又加封高继冲为荆南节度使，既削弱荆南的兵力，又稳住其心。当太祖大张旗鼓地出兵讨伐张文表时，在是月底，张文表已被周行逢的大将杨师璠所擒杀，杨军取回潭州。当然，宋军志在夺取荆湖，并未因张文表之死而退

^[1]《长编》，卷二，页42；卷四，页81 - 82；《宋史》，卷二百五十一《慕容延钊传》，页8834 - 8835；卷二百五十七《李处耘传》，页8961；卷二百七十一《解晖传》，页8293；卷二百七十四《卢怀忠传》，页9352 - 9353；《丁德裕传》，页9354；卷二百七十五《谭延美传》，页9372；卷二百八十《田绍斌传》，页9495；卷四百八十三《世家六·湖南周氏》，页13949。按：《长编》记慕容延钊在建隆二年闰三月已自请解殿前都点检的军职，出为山南西道（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东）节度使；但《宋史》本传则记他在建隆二年闰三月即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考解晖与谭延美，均以副都军头，分领湖南道行营前军战權都指挥使，统率水军。

二月初，李处耘抵襄州，会合抱疾的主帅慕容延钊。李处耘派丁德裕往荆南府见高继冲，谕以借道之意，并命他准备柴薪食水等供应，以待宋军。高继冲和他的僚属商议后，托词荆南的民庶恐惧，要求改在荆南府百里外供应粗粮。李处耘收到丁德裕报告后，再派丁前往荆南，坚持要在荆南府停留。这次执掌荆南大权的节度判官孙光宪（？ - 968）与衙内指挥使梁延嗣（896 - 976）就答应要求。他们否决兵马副使李景威在荆门（今湖北荆门市）中道险隘处奇袭宋军之建议，他们看出太祖的企图，而自问无法抵挡宋军，主张不如主动“以疆土归朝廷，去斥堠，封府库以待，则荆楚可免祸。”因孙、梁二人的“识时务”，荆南就没有作出抵抗宋军的任何行动。高继冲仍心存侥幸，他派梁延嗣和他的叔父高保寅（？ - 988后）往李处耘军犒师，看宋军的意图。二月九日，慕容延钊和李处耘的大军抵荆门，李以礼接见梁延嗣等，并说让他们第二天回去。梁延嗣以为宋军没有夺取荆南之意，就派人马上回报高继冲，叫他放心。荆门距离荆南府只有百余里，当晚慕容延钊召梁延嗣等到其帐宴饮，而李处耘就出其不意的亲率轻骑数千倍道前进。高继冲上当，以为等梁延嗣回来，忽然见李处耘的军队杀到，只好仓皇出迎，在荆南府北十五里迎接李处耘。李命他在原地等候慕容延钊，自己就率亲兵先入城，入城前他下令：“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斩。”宋军秋毫无犯的入城，并登上北门的城楼。等到慕容延钊与高继冲回到荆南府，李处耘的部队已分据城中要冲，布列街巷。高继冲只好将荆南节度的牌印向慕容延钊献纳，派客将王昭济与萧仁楷奉表以三州、十七县、十四万二千三百户归降。太祖即派御厨使郜持诏安抚，又命枢密承旨王仁瞻为荆南都巡检使，扼守荆南。对于主动归降的高继冲，太祖赐以衣服、玉带、器币及鞍勒马，仍封他为节度使，梁延嗣以下及高氏族人，均授以官爵。这次在李处耘的精心安排下，宋军不费一兵一卒，便取得荆南。李处耘居功至伟。

宋军取得江陵后，立即调发江陵兵万余人加入宋军，日夜兼程直取周保权所据的朗州。周保权大为恐惧，本来他已听从观察判官李观象的意见，打算向宋廷纳土归降。但周麾下的指挥使张从富等不从，准备设守以抗宋军。慕容延钊派丁德裕前来招抚，但张从富等不纳，而且尽撤部内桥梁，又沉船舫，伐木塞路。丁德裕带兵不多，不敢与战，就回去覆命。在二月底，慕容延钊派战棹都监武怀节、解晖等率本部兵及部份江陵降兵攻取岳州，大破湖南军于三江口，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级，并攻下岳州，擒守将黄从志及将校十四人。^{[1](卷四, P85 - 86)}

三月八日，太祖收到慕容延钊的奏报，即下旨斥责周保权，并下令慕容延钊等进兵朗州。张从富等出兵迎战，在沔州（今湖南沔阳县东南）南遇上李处耘的大军。未及交锋，张军已兵溃。李处耘从北面追击敌军至敖山寨，敌军弃寨而逃，宋军俘获甚众。李处耘为镇慑敌人，就故意将俘虏中体肥的数十人杀之并与众军分食，而将少健的黥面放回朗州。当晚李处

《长编》，卷四，页84 - 86；《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处耘传》，页8961 - 8962；卷四百八十三《世家六 荆南高氏》，页13954 - 13957。按力劝高继冲奇袭宋军的李景威以谋不见用竟愤而自杀。太祖知悉其事，称许他为忠臣，命王仁瞻厚恤其家。高氏降宋后，太祖授梁延嗣为复州防御使，孙光宪为黄州（今湖北黄州市）刺史，右都押衙孙仲文为武胜军节度副使，知进奏郑景攻为右骁卫将军，王昭济为左领军卫将军，萧仁楷为供奉官。是年三月，太祖又授高氏族人高保绅为卫尉卿，高保寅为将作监充内作坊使，高保绪为鸿胪少卿，高保节为司农少卿，高从翊为右卫将军，高保逊为左监门卫将军，高保衡为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刺史，高保膺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刺史，高从诜为右卫率府率，高从让为左清道率府率，高从谦为左司率府率。另以王崇范为荆南节度判官，高若拙为观察判官，梁守彬为江陵少尹，韦仲宣为掌书记，胡允修为节度推官。

耘宿于敖山寨中。第二天早上，慕容延钊的大军赶至。李处耘放回的敌兵返回朗州后，便告诉城中守军有关宋军杀食俘虏之事。一如李处耘所料，朗州的守军果然大为震恐，决定弃城逃走。他们火焚州城之庐舍廩库，并劫掠居民一番，教城郭为之一空后，就逃往城外的山谷。三月十日，宋军攻入朗州，擒杀张从富于西山。周保权的大将汪端劫持周保权并其家属亡匿于江南砦岸的僧舍中，李处耘派麾下将田守奇领军渡江前往追捕。汪端弃周保权而逃，田守奇擒获周保权后，宋军即进入潭州。湖南于是全境平定，共得十四州，监一，县六十六，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是月十八日，太祖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到四月四日，太祖再命刑部郎中贾 等通判湖南诸州，又特命给事中李昉（925 - 996）祭南狱，未几命权知衡州。到四月二十五日，再命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薛居正（912 - 981）权知朗州。到了六月十七日，再命王仁瞻权知荆南军府事。太祖出动多位心腹重臣，坐镇荆湖。

太祖这次只花了三个多月，而且在伤亡甚少的情况下，取得荆湖十七州、一监、八十三县、二十四万户的土地与户口。身为都监的李处耘居功至伟，最难得的是宋军军纪良好，对荆湖州县几乎秋毫无犯。教人惋惜的是，从平荆湖诸将自主帅慕容延钊以下都获升赏，然功劳最大的李处耘不但未获厚奖，反而在同年九月因与慕容延钊的相争而被贬责。

七、贬死淄州

李处耘与慕容延钊的不协，早在他领军至襄州时已开始。李处耘以枢密副使、宣徽南院使的身份为南征部队的都监。据《长编》和《宋史》本传所记，他“以近臣护军，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报，故临事专断，不顾群议”。他初至襄州时，碰到街头卖饼饵的人倍取军士的价钱。他捕得抬价欺人最甚的二人送予慕容延钊处置。这二人大概得到慕容手下的包庇，故慕容不肯处置他们。李处耘不管，三番四次要慕容依法处置，最后李自行将二人斩于市。李处耘为了军纪而不顾主帅的面子，自然招致慕容延钊的不快。到了攻下荆南，慕容延钊的小校司义，恃势占住荆州客将王氏之宅，而且借酒做出凶暴的行径。王氏向李处耘申诉，李召司义斥责一番。司义怀恨，就向慕容延钊谗告李处耘。慕容与李的嫌隙即加深。到了白湖，李处耘看见有军士走入民舍，不久舍中人大呼求救。李处耘派人拘捕犯事的军士，一看竟是慕容延钊的圉人。李处耘为了整顿军纪，就不管是否开罪主帅，即将该军士鞭责。慕容延钊得报，在颜面大损的情况下，怒斩其圉人。慕容延钊与李处耘自此水火不容，二人交相论奏对方的不是。可惜这时权知襄州的吕余庆遭母丧，无法排解二人的争端。太祖收到二人互相攻讦的奏报后，权衡轻重，接受朝议，以慕容延钊是主帅兼宿将，就赦免其罪；而为了安抚仍抱病在身、太祖一直与之甚友善，并以兄事之的慕容延钊，就只好委屈了功大过小的李处耘，是在年九月十八日将他贬为淄州刺史。李处耘大概晓得太祖的难处，也就没有

《长编》，卷四，页86-88, 90, 95, 99, 105；《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处耘传》，页8962；卷二百七十五《谭延美传》，页9372；卷四百八十三《世家六·湖南周氏》，页13950；考是年七月十九日，逃脱的周保权余党汪端攻朗州，被朗州都监尹重睿击走。汪即与其党聚山泽为盗，到是年九月，终于为宋将谭延美擒杀于朗州。

考慕容延钊以平荆湖功加检校太尉，而从征荆南的将校都获得升赏，计康延泽以导引大军入荆南之劳，升授内染院使，解晖以功授控鹤右第二军都指挥使，领高州（今广东高州市）刺史，张勋拜衡州刺史，卢怀忠迁内酒坊使；至于田绍斌所迁之官不载。参《长编》，卷五，页132；《宋史》，卷二百五十一《慕容延钊传》，页8835；卷二百五十五《康延泽传》，页8926；卷二百五十九《尹崇珂传》，页9001；卷二百七十一《张勋传》，页9289；《解晖传》，页9293；卷二百七十四《卢怀忠传》，页9353；《丁德裕传》，页9354；卷二百七十五《谭延美传》，页9372；卷二百八十《田绍斌传》，页9495。

为自己辩护。据《李继隆墓志铭》的说法，当李处耘“大勋既集，飞语乃生，卒致投杼之疑，且有传车之召。属吏问状，耻于辨明”。他担任枢密副使，才一年便被罢。因他被贬，他的长子李继隆在随侍他往淄州后亦被“当途者”除籍。稍教李处耘告慰的是，他的次子李继和在是年诞生。《宋宰辅编年录》载有李处耘被贬的制文，制文说：

“昨日南出师徒，俾令监护，所宜宣力，以副朕心。但闻动恣胸襟，每多率易。既乖倚注，合正刑章。尚念已著微劳，特从宽典，俾提郡印，用示优恩。”^{[4](卷一, P9)}

这次太祖对人不对事，将有功的李处耘贬责，对处理主帅与监军的纷争开了一个坏的先例。李处耘尽忠职守，不卖主帅的账，以监军身份执行军纪，本来太祖应予嘉奖；太祖偏偏维护与他有特殊关系的慕容延钊，而贬责了李处耘，这就教后来出任监军的人只问权势，不问是非。在乾德二年（964）正月继李处耘任枢密副使的王仁瞻，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是年七月以监军征蜀，他只问权势，一味附从主帅王全斌，结果在王全斌之军队在平蜀后因肆意杀降，并放从手下军士劫掠，而激起全师雄之变。^{[1](卷五, P120)}

李处耘被贬，除了因太祖要维护慕容延钊之故外，笔者认为亦与赵普的排挤有关。过去，学者谈论赵普与李处耘的关系的尚不多，研究赵普成绩卓著的张其凡教授曾留意到赵普在晚年曾推荐李处耘的侄儿李继凝。不过，在太祖朝赵普与李处耘的关系如何，就没有深究。^{[5](P268)}赵普与李处耘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他俩双双从太祖征李筠，当赵普拜枢密使时，李处耘做他的副手。本来从渊源关系去看，二人关系应不差。但《李继隆墓志铭》却记李继隆在其父贬官时“侍行淄川，为当途者除其籍”。又记当李处耘毕丧后，李继隆复官时，“当时用事者或先王有憾之人，方邀宠于明庭，思树怨于后嗣，公之所厚为公危之。”而《宋史 李继隆传》亦记李继隆初出仕时，“权臣与处耘有宿憾者，忌继隆有才。”二书中这个呼之欲出、史臣讳言其名，与李处耘有“宿憾”的“权臣”和除李继隆籍的“当途者”，除了赵普外，实不作他人想。二人宿怨何来？笔者以为过在赵普之嫉妒。史称赵普“多忌克”，曾屡次排挤太祖信任的人。赵普大概见到李处耘再次立下大功，怕太祖对李的宠眷超过自己，于是借慕容延钊攻击李处耘的机会，以“朝议”之名指责李处耘行事专断，不顾众议，以太祖与慕容延钊的特殊关系劝服太祖，牺牲李处耘来安抚慕容延钊以下的宿将。赵普是枢密使，是李的顶头上司，论职权，论和太祖的关系，赵普对慕容、李相争之事的意见，太祖是非听不可的。大概在赵普心中的盘算，李处耘这次被贬，就无法再上一层楼，威胁他的地位。按李处耘这次平定荆湖，若非发生与慕容延钊相争的事，他升任枢密使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处耘文武双全，又得太祖宠

《长编》，卷四，页104-105，112；《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处耘传、李继隆传、李继和传》，页8962-8963，8974；《李继隆墓志铭》，页15下。按吕余庆在同年八月二十七日丧母，而慕容延钊在是年闰十二月七日病卒。考太祖闻慕容丧，哭之甚恸，赠河南郡王、中书令。太祖且说“吾不知哀之所从出也。”按李处耘次子李继和卒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得年四十六，则他当生于乾德元年。然李继和出生之日及地点不详，不知是在李处耘被贬之前，还是之后。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继隆传》，页8963；《李继隆墓志铭》，页16上下。笔者疑《宋史》乃承袭《李继隆墓志铭》之说。

《长编》，卷七，页182；卷十四，页303-304；《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页8940；卷二百六十三《龔仪传》，页9094。按张其凡教授对于赵普被指为“多忌克”的说法有所保留，认为赵普打击人的事都与事实有出入，并且都牵涉太宗。他认为封建史臣归罪于赵普，是很自然的事。笔者认为赵普既有赏识人才的一面，但在太祖朝相位未固时暗中打击太祖信任的人，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太祖欲用龔仪为相，赵普就伙同陶谷（903-970）、赵逢及高锡等挤之。而赵普后期与太宗明争暗斗，互相打击对方的人马，也是事实。参《赵普评传》，页270-271。

信，若再立功勋，谁能保证他有一天不会取赵普的位置而代之，故此赵普要尽早挤走李处耘，改荐他可以驾驭的人做他的副手，这是他专权固宠的必要手段。

李处耘被贬，为何他“惧不敢自明”^[1]（卷二百五十七，P8962）笔者认为这是李处耘聪明的地方。考杨亿在《李继隆墓志铭》用了《战国策》曾参被谣传杀人，最后其母不免半信半疑而投杼越墙的典故，似乎隐喻当时太祖已为谎言所惑。笔者认为李处耘知道赵普之言已先入，即使太祖召见他，给他自辩的机会，也敌不过赵普背后向他身的暗箭。倘一时说话不慎，激怒了太祖就更不妙，故他选择不自辨。

考《长编》和《宋史》有一则称扬吕余庆人品的记载，可作笔者上述看法的旁证。二书均记在乾德二年四月，即李处耘获罪贬淄州半年后，太祖向刚从江陵府还朝的吕余庆，“委曲”地询问关于李处耘得罪的事。那时慕容延钊已死（按：慕容延钊卒于乾德元年闰十二月），而赵普已在这年正月拜相，宠眷正隆。太祖忽然重提旧事，有两个可能：一是他受人挑拨，余怒未息，而从吕余庆身上寻找李处耘更多的过错，再将他重谴；一是省悟李处耘受了委屈。笔者倾向后者，盖李处耘长子李继隆本来除籍，但他第二年随母入贺太祖生辰时又得太祖特恩复官。这可见太祖仍对李处耘顾念旧情。按史载当太祖问吕余庆关于李处耘事时，吕“以理辨释”，并因此得到太祖欣赏其诚实，而擢拜参政。教人玩味的是，在这条记载后，二书跟着记在开宝六年（973）九月赵普失宠罢相后，吕余庆没有像太祖的左右般向赵普下石，反而厚道地为赵普辩护一番。二书的作者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当然是想告诉读者，吕余庆的可敬处，在于他不畏权势，只说真话。吕余庆不畏何人？我们倘结合当时的环境去看，便知道在乾德二年权势最大是炙手可热的赵普；而在开宝六年却是将赵普打倒的太宗。二书的作者展示读者的强烈对比是，赵普在乾德二年是如日中天，但在开宝六年却被贬失势。我们从吕余庆不畏权势这点出发去看，则他在乾德二年对太祖所言，必是干犯赵普的事。事涉李处耘而可能开罪赵普的，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事，就是揭示赵普当年对李处耘的指控，并非完全属实。^[1]（卷五，P125；卷十四，P307）

这里附带一谈的是，赵普打击李处耘的动机，究竟纯出于个人对李的嫉妒，还是别有缘故？蒋复璁教授（1898 - 1990）和张其凡教授曾先后撰文论述在太祖朝，太宗与赵普曾长期明争暗斗，并用尽手段，肆意打击对方集团的人物。不过，在两位教授的著作里，均没有谈到李处耘之贬，是否赵普打击太宗其中的手段。^[6]（P242 - 266）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去看，自陈桥兵变开始，李处耘与太宗的关系已非泛泛。而后来李处耘的女儿，更成为太宗的晋王妃以及皇后。笔者认为，赵普打击李处耘时，他与太宗尚未成为权力的角逐者。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赵普当时已处心积虑去削除最有资格成为太宗羽翼的李处耘；不过，他出手打击李处耘时，若说他完全没有考虑太宗的因素，亦于理不合。但笔者以为赵普当时打击李处耘，还是出于个人私心嫉妒居多。

太祖在慕容延钊死后，而李处耘委屈大白之时，仍然将李贬于淄州，投闲置散，最

考赵普在乾德二年正月自枢密使拜相，枢密使由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李崇矩升任，而太祖又召他另一藩府旧臣王仁瞻从荆南府赴京，擢为枢密副使。李崇矩与赵普一直交好，后来且结为儿女姻家。王仁瞻人品本事都不高，都不会威胁赵普。参《长编》，卷五，页119；《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事》，页8953。

据《长编》所载，吕余庆在乾德二年四月九日与薛居正同拜参政。按《宋史·吕余庆传》所记，吕余庆先知襄州，后改江陵府，然后召还，以本官拜参政。则他返京当在乾德二年三月底或四月初。

可能的解释是赵普反对马上起用李处耘。太祖在乾德二年八月，首命潘美、丁德裕、尹崇珂、张勋攻克南汉的郴州（今湖南郴州市），作稍后取南汉的准备。^[1]（卷五，P132）然后更在同年十一月，展命他统一天下的第二波军事行动，目标是四川。太祖分两路攻蜀，他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副，而以枢密副使王仁瞻为都监，率主力部队攻蜀；另命宁江军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931 - 999）为都监，统偏师助攻，而太祖的藩府旧人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刺史曹翰（924 - 992）为西南转运使。太祖在大军出发前，特别叮嘱诸将，“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又表明“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1]（卷五，P134 - 135）可惜，只有刘光义及曹彬率领的征蜀偏师尚能遵守太祖的命令，王全斌、崔彦进及王仁瞻的主力军在乾德三年（965）正月顺利灭蜀后，只知“日夜饮宴，不恤军务”，又“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有行营大校甚至作出变态的恶行，割民妻乳而杀之。他们完全将太祖的吩咐当做耳边风。身为都监的王仁瞻更是严重失职，他不但没有阻止王全斌等胡来，他更带头勒索蜀臣李廷珪财帛数百万及妓女四人，另擅取丰德库金贝。而更因部将朱光绪掠杀蜀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之族，并夺其爱女及资财，迫使全师雄在是年三月，率原已投降的蜀兵反宋。残暴成性的王全斌怕在成都的蜀降兵响应全师雄，在是年四月，竟将蜀降兵二万七千人屠杀。这样一来，更激起蜀民的反抗，结果四川十七州均应全师雄与宋军为敌。宋军费尽气力，历时一年九个月，到乾德四年十二月，才将全师雄部众平定，好端端的西蜀，因王全斌等倒行逆施，弄到生灵涂炭。^[1]（卷六，P145 - 152；P156；P162卷七，P165 - 168；P172；P176 - 178；P180 - 183）太祖在乾德五年（967）正月，下诏中书门下逮捕王全斌等人，令与讼者对质。因人证物证确凿，王全斌、崔彦进及王仁瞻只好认罪。本来朝议三人当斩，太祖特赦之，但将他们重贬：王全斌贬为崇义军（即随州，今湖北随州市）留后，崔彦进罢步军都指挥使并贬为昭化军留后，王仁瞻罢枢密副使，降为右卫大将军。对于遵从太祖旨意，在蜀地军政严整，秋毫无犯的归州路将帅，自刘光义以下都得到太祖的厚赏；计刘光义改领镇安军节度使，刘的副将张廷翰自龙捷左厢都指挥使超授马军都虞候领彰国军（即应州，今山西应县）节度使，李进卿（915 - 973）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超擢步军都虞候领保顺军（即洮州，今甘肃临洮县）节度使，特别是担任归州路监军极称职的曹彬，更自内客省使迳升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军节度使，担任李处耘被贬前的职位。另外，因曹彬的推荐，担任随军转运使的沈义伦获太祖擢为枢密副使，替代王仁瞻的位置。^[1]（卷八，P187 - 189）太祖这番处置，充份表明他重用的将帅，是治军严整，秋毫无犯的人。李处耘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比曹彬更合太祖心意的统帅。笔者相信太祖这时应后悔委任王全斌征蜀，更后悔没有召回李处耘，替代王仁瞻作为征蜀部队的监军。

李处耘在淄州一任三年，从乾德元年九月至乾德四年闰八月，他在任上的事迹，很可惜没有留下甚么纪录。他的长女嫁平庐节度使郭崇之子郭守珣，可能是李处耘守淄州时所结下的婚事。征蜀部队的胡作非为，大概他在乾德四年二月后，从原本任渝州（今重庆市）

考郭崇从建隆元年底移镇青州（平卢节度使），一直做到乾德三年死于任上止。青州与淄州相邻，笔者怀疑李处耘与郭崇结为姻家，当是在这时。笔者相信李氏女可能在乾德元年至三年出嫁郭守珣。参《宋史》，卷二百五十五《郭崇传》，页8903。

刺史,后以一度降全师雄而被贬为淄州教练使的陈守习处得知一二。可惜他未及见蜀乱平定,以及再被召立功,在乾德四年闰八月二十四日便在淄州赉志以歿,得年仅四十七。教他遗憾的是,他的爱子李继隆当时在京师供职,未及见最后一面。闻鼙鼓而思良将,太祖得知李处耘的死讯,虽然李的官阶不高,但仍然特别废朝一日,赠李处耘宣德军(即湖州,今浙江湖州市)节度使、检校太傅,赐地葬于洛阳偏桥村。^{[1](卷七,P167;P178)}

太祖大概料不到李处耘那么早死,据群书所记,太祖后来一直颇追念李处耘。而为此特别提拔李继隆,更在开宝八年十二月聘李处耘的次女为太宗的继室。^{[3](卷二百五十七,P8963)}

太宗继位后,因李继隆步步高升,李处耘不断被赠官,再因其次女在雍熙元年(984)十二月册为皇后,乃以后父之尊,从太宗朝始累赠太子太师、侍中至懿王。现存的李处耘赠官制书,有田锡(940 - 1003)约撰于雍熙四年(987)九月至端拱二年(989)十月间的一篇《赠李处耘侍中制》。这篇制文可说完全为李处耘平反,并为他当年有功而受罪之委屈申理,制文称李处耘:

忠亮事君,韬铃立节,既荷葭莩之宠,宜增漏壤之恩。矧堂构之上言,冀琰词之饰宠;俾列珥貂之贵,追酬露冕之荣。贞魂有知,可膺贲赠。

李处耘未竟的事业,幸而其二子李继隆和李继和都能克绍,并因女儿成为太宗皇后,而令上党李氏成为宋初功业和权势最盛的外戚世家。李处耘虽大志不酬,于此也可以得到补偿。

八、余 论

从曾巩、王称到《宋史》的编者,都一致称许李处耘的才干,称许他“有度量,善谈当世之务,居常以功名为己任”,“识度详敏,论事造理,颇以功名自任;惟受遇思报,勇于敢为”,“多机谋,常以功名自任,自以受太祖非常之恩,思有以报,故临事勇于敢为,遂至于贬”。^{[3](卷二百五十七,P8962)}事实上,在太祖的从龙功臣中,除了赵普外,就以李处耘的表现及功劳最为突出。太祖发动陈桥兵变,讨平宿敌李筠与李重进,以及平定荆湖,李处耘均居功至伟。倘不是被贬及早死,李的功名事业未必在赵普之下。事实上,当赵普拜相后,其枢密使之空缺,就非李处耘莫属。倘李处耘不死,后来太祖在开宝二年亲征北汉,有李的谋划,也许会有不同的战果;而开宝八年讨伐南唐的主帅,多半会是李处耘,而轮不到曹彬。可惜他被同属太祖藩府幕僚、同样具“以天下事为己任”志气的赵普排挤,以致大志不酬。这既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太祖的不幸。李处耘虽然不能及身令李家门墙光大,但他奠下之基础,加上李家后来成为外戚的机遇,就使上党李氏成为宋初最显赫的外戚将家。至于他的两个儿子李继隆和李继和之戎马生涯及所建之基业,就另文详考。

《长编》,卷二十五,页590;卷二十八,页639;卷三十,页690;《东都事略》,卷二十《李处耘传》,页2上;《李继隆墓志铭》,页15下;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第二册,(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12月),卷七十八《田锡三,故淄州刺史累赠太子太师李处耘可赠侍中制》,页730;按田锡在雍熙四年九月拜知制诰,至端拱二年十月罢,他这篇制文当写于这段期间。又《东都事略》记李处耘后追封韩王,考在真宗初年赵普被追封韩王,按理不应两人都追封韩王,疑《东都事略》误记。

李处耘的女儿,除了李继隆、李继和兄弟,嫁予郭守斌之长女及成为太宗明德李皇后之次女外,据《李继隆墓志铭》及《宋史·李处耘传》,他尚有一居次之子李继恂(? - 1004)。李继恂以洛苑使、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刺史卒于景德元年(1004)四月二十一日,死在明德李皇后之后,惟其生年不详。然《隆平集》却说李处耘另有两子名李继明和李继靖,而没有李继恂之名。参《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处耘传》,页8963;《宋会要辑稿》,礼四十一之七、三十八;《李继隆墓志铭》,页25下;《隆平集》,卷九《李处耘传》,页2下。

[参考文献]

-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王称·东都事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4]徐自明、王瑞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张其凡·赵普评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 [6]蒋复璁·宋太祖时太宗与赵普的政争[A].珍帚斋文集[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Li Chuyun(920 - 966) ,a Hero Following the First Emperor of Song Dynasty

HE Guan-huan

(General Education Cent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Abstract :Zeng Gong , Wang Chen and the editor of Song History all extol the superb talent of Li Chyunyun. Among all the heroes following the first emperor of Song Dynasty , Li Chyunyun was the most outstanding in both expression and contribu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Zhao Pu. Unfortunately , he was excluded by Zhao Pu and died in the prime of his life. As a result , he failed to realize his great aspiration. Nevertheless , the foundation that he had laid , together with an opportunity for his family to become the relative of the emperor 's mother or wife later on made Li 's family in Shang Dang the most celebrated relative of the emperor 's mother or wife.

Key words :the first emperor of Song Dynasty ; Li Chyunyun ; Zhao Pu ;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 王 桃]